

爱神的迷宫
(已完结 14/02/2023)

1

爱神的迷宫困住一位神明，还是头一次。

这罕见的情形让爱神觉得有些好笑，她坐在高塔的顶端向下观察着，看看会不会有人和那位神祇相遇——那样的话，她会按照惯例，为他们施予永恒的爱的赐福，再将他们送回人类的城市。

回忆起来，和这位神明见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；众神集聚的战火时刻，和平女神 Irene 当然是不会在场的，这就好像爱神 Wendy 也只会徘徊在人间，不会回到神界。只是和平女神的美貌声名在外，Wendy 有次经不住风神 Joy 的怂恿，跑到人类战场的上空偷窥，最后也只不过只记得住美丽的面孔而已。那应该就是第一次见面。

和平女神一定很忙碌，特别是在这样的战火年代——还有可能，她正是为了解决某个争端而迷失了路，闯进自己的迷宫；爱神犹豫起来，迷宫的存在似乎阻碍了 Irene 的职责。

那么，要带 Irene 离开才行。于是她走下高塔，进入迷宫，向 Irene 所在的位置走去。

当她终于越过自己设下的阻碍，挥散周身的雾气，站在 Irene 面前的时候，和平女神向她投来探询的目光。

“请问，你知道阿达纳尔格要怎么走吗？” Irene 这样问道，她还保留着人类的装扮，手中的提灯只有微弱的光芒。

那座城市就在不远处，只不过被迷宫掩盖了方向；至于 Irene，她究竟是真的没有感受到自己也是同类，还是仅仅为了不暴露自己的伪装，爱神不得而知，但决定配合她演这出戏。

“我知道的。我带你去吧。”

Wendy 拿过 Irene 手中的提灯，向迷雾更深处前进。Irene 紧跟在她身后，丝毫没有怀疑的样子。

“为什么要去哪里呢？一个人上路应该很不方便。”爱神试探性地问着，不自觉放慢了脚步。

“因为家人在那里。马上就要到丰收庆典了，父亲希望我回去帮忙。”

她这样回答。

接着，是有些漫长的沉默。最后，她们穿过一片葡萄种植园，来到通向城市的干道旁。

“沿着这条路向前就好了，不会很远的。”

Wendy 将提灯递出，灯的亮度显然已经提升了不少。

“谢谢。”

看着她单薄的身型，爱神不禁怀疑她能否独自完成这趟旅行；不过，她还是说道：

“再见，路上小心。”

2

爱神显然是另一种忙碌。当她再次想起独自旅行的少女时，已经是半个月后了——因为她偶然得知，城邦间的战火正向阿达纳尔格迫近。

Wendy 将迷宫的入口封闭，在一个晴朗的夜间渡过护城河，进入了阿达纳尔格城内。

城中并不见凝重与压抑的气息，或许是因为民众与官吏的盲目乐观；在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转了几个来回后，爱神看到了远处供奉酒神的庙宇。

酒神 Seulgi 正在那里，手在供奉她自己的祭坛上翻来找去。

刚好四下无人，Wendy 收起遮掩神性的迷雾，拾级而上，向酒神走去。

“真是少见，” Seulgi 抬起头，把刚刚找来的几枚银币捏在手里，“居然还能在城市里遇到你。放着迷宫不管没关系吗？”

爱神只是耸耸肩，“向来夜里没什么人，暂时关掉罢了。”

“那正好，我请你喝一杯。虽然葡萄收获的季节还没到，祭坛上只有酒鬼投的这么点；等过段时间，我的日子就好过了，那时候再好好地请你。”

说完，她就走在前面领路了。Wendy 看着酒神的庙宇，心里有点羡慕；毕竟人们只会在爱神的庙宇里摆上成双成对的东西，还大多是牲畜。这对根本不需要饮食的神明来说，简直是灾难。说到底，他们也不过是想要更庞大的牧群而已；真正寻求爱情的人们，自然会去城外传言中的迷宫祈求奇迹。

多数店铺已经打烊，酒神却是毫不犹豫地向巷子的更暗处行进着。Wendy 望着从民居的窗中透出的烛光，感到了一丝新鲜。

爱神和酒神的交情，是从偶然闯进迷宫中的酒徒开始的；那些醉得迷失方向的人们，会在葡萄酒酿熟的时节成群地混进爱神的迷宫中。尽管酒徒互相之间很难遇到，并不会让爱神的恩赐大量批发，但确实对清空迷宫造成了很大难度。所以每当那时，Wendy 就会将成对的牲畜送给 Seulgi，让她赐予酒鬼们一丝清醒，让他们找到正确的路。

“也有清醒的酒鬼在的，比如我，” Seulgi 在一家尚灯火通明的店门前停住，一手掀开门帐，“进来吧，夜晚还很长，不然怎么消磨时光呢。”

爱神表示赞同，跟着她在一张木桌旁坐下。酒神敲了几下桌子，店家就送上了腌制的橄榄。

“要什么样的酒呢？”店主笑着问道。

“这个时节最便宜的。你知道的，量多才取胜。”

Seulgi 回答，将几枚银币放在他手里。

这家伙倒是很遵守人间的规矩，Wendy 想着，拿起一颗油橄榄放在嘴里。很快，就有一位少女端着酒杯与酒瓶前来，为她们把酒杯倒满。

应该是店家的女儿吧。Wendy 想向她道谢，于是将目光移向少女的脸——大事不妙，居然是 Irene。

不过爱神没有做声，直到少女发现客人有些眼熟，Wendy 才说道：

“竟然还能在这里见到，真是凑巧。庆典准备得还好吗？”

这不痛不痒的对话结束之后，酒神露出了玩味的神情；Irene 一退场，她便换了一副口吻，说：

“你有没有觉得 Irene 哪里奇怪？”

Wendy 愣了一下，然后反问：“你是说……神性消失了吗？”

的确，半个月前见到和平女神的时候，她只是有凡人的装束，神性一如往常——这倒是也能解释清楚，为什么在进入店里见到 Irene 的脸之前，Wendy 丝毫没有察觉到专属于神明的气息。

“可是，只有神力消失，神性才会慢慢变弱啊。”

Wendy 猜测着，又向酒神询问答案。

“据太阳神说，母神夺去了 Irene 的神力和记忆。不过具体原因，我就不清楚了。”酒神这样回答。

原来如此。因为失去神力才会进入我的迷宫，才会出现在这里，像个凡人一样生活。

不过，母神又为什么为她创造凡人的生活 and 记忆呢？这句话爱神并没有问出口，店主的里尔琴便响了起来，随之而来的是酒神的歌声；那是当下最风行的歌谣，在每个与美酒相伴的夜晚被唱响：

*我听不到你的呜咽
这座城市也不会再为你合唱
海浪卷着残舟
狂风宣告灾难
英雄的你现在何处
现在 我向天空之神呼号
恳请风神携来安慰的消息*

3

那是个无比真实的梦。

梦中的自己拥有伟大的权能，将滔天的海浪抚平；能够俯瞰大地，以目光终结争战的恶意。

醒来的时候，Irene 对眼前的空间感到茫然，那种梦境里的熟悉感让她不得不怀疑过去十几年的记忆。她离开床，用被太阳晒得有些温暖的水洗了洗脸。

节日的气氛不过如此；她一想到又要有成群的醉汉，就皱起了眉头。趁着太阳还没晒在头顶，Irene 溜出家门，来到自家葡萄园，在繁密的葡萄藤绿叶下翻

开羊皮纸。这是她专程向店里的常客借来的，纸上记载着几个有关神祇的故事。虽然说她完全没有细想过自己识字的缘由，但还是对故事本身充满好奇。

——不过，这些经常听闻的故事，一旦记录下来，就是完全不同的风貌了；Irene 一方面感受着文字的质量，一方面在叙述的细节中探寻着些许微妙的气息。应当说这份记载的描述相当随意，有些地方简直浸透了作者的想象——Irene 一边这样感叹着，一边翻过几页，看到了有关爱神的迷宫的传说。

如果在迷宫中和谁人相遇，就有机会得到祝福，纸上就是这样写着。在这份模糊的记载里，只提到迷宫位于阿达纳尔格城外，总是会有人带着被祝福的愿望前往那里，却连入口都找不到。

爱神真的吝啬，她想着，接着回忆起自己最近的旅程；确实，她也曾在那周边逗留，也曾有过迷路的经历——可我没有见到爱神，她愤愤地想，更没见到神明施与祝福。她正不满的当口，父亲也来到葡萄园中，大声叫了她的名字：

“Irene！”

她下意识地藏起手中的羊皮纸卷，站起身，转向声音的来处。

这样难得的休息日，父亲大概只有把自己喝到大醉的打算；果然，她看到父亲的脸颊透出了红晕，脚步也有些拖拉。

“Irene，”父亲说，“你果然在这里。我居然忘记了向酒神献祭这回事；你替我去吧，刚好现在神庙里不会有很多人。”

确实应该没什么人，Irene 心里表示赞同，但还是很苦恼；一年当中，酒神庙最拥挤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时节。人们会在日光减弱、接近黄昏的时刻涌向神庙，在那里与酒精度过一整晚，然后在上午离去，回到家中——眼下这一天最热的时候，正午刚过，肯定没有人出门。

Irene 就这样离开了家，跨越半个城市来到酒神的庙宇。

洁白的神庙以巨大的大理石柱身支撑，在强光的照射下显得无比刺目。与 Irene 的料想相同，神庙内没有什么人，只能看到烛光映照下，内殿中央矗立的高大酒神雕像。殿内凝固的空气，让 Irene 的呼吸都慢了下来；她慢慢走向雕像，仰望雕像的面容。

神明的容颜，在凡人的雕琢下有了悲悯的神色；但是，毕竟常人无法目睹神祇的真容，这种怜爱世人的神情，想必也只是作者的想象。

Irene 按照父亲的嘱咐，献上祭品，又在雕像前驻足。她总觉得神明不会是这样一副样子；冷漠而无情，贪婪又暴虐，才应该是恰切的形容。

梦境中的画面，不知不觉与眼前的景象重叠；那时黑暗并不会成为自己视线的阻碍，一切喧嚣都会因为她的到来而沉寂。Irene 想要伸出手去触碰酒神像，却被制止了。

来人并不陌生，是店里的常客 Seulgi。

“你应尽的职责，都回忆起来了吗？”

如果梦境总以流泪结束，也就不愿再度陷入其中了。自从在神庙与 Seulgi 告别以后，Irene 就愈来愈常陷入难以解读的睡梦之中，让她拖着疲惫的身躯醒来——这令深眠也失去了它的用处；不过是让 Irene 累上加累而已。

但是，战火总是来得比想象更快些；在丰收庆典结束后，城外就传来相邻的市镇被毁的消息。城中顿时人心惶惶；Irene 的父亲当即决定放弃城中的店铺，收拾起家中的贵重物品，试图向城外的村镇奔逃。

出城的人将狭窄的街道变得难以通行，物品翻倒与人群叫嚷的声音填满耳际。父亲渐渐跟不上 Irene，被人流挡在后方；她很快察觉，调转方向却是难上加难。她被人们推来搡去，在混乱的冲撞中败下阵来。

一只有力的手握住她的手腕，是 Wendy。她在熙攘的人群中仿若不染尘灰的精灵，坚定而迅速的步伐将 Irene 带向逃亡开始的地方。是的，一切阻碍她们前进的事物都仿若虚无：混乱拥挤的人群、散落地面的物件，甚至于石砌的高墙。

“现在开始，你能看到的都要记下来，”她听到 Wendy 说，“如果你在逃亡的途中还能再见到这幅景象，就向自己祈祷吧。”

Irene 还未理解这番话的意思，Wendy 就放开了她的手；视野中，骑着战马的士兵掷出长矛，锋利的金属矛尖刺穿了逃跑的守城士兵的胸膛，将他钉在地上。

Irene 只觉得头晕目眩、手脚发软。她惊叫出声，随后哀求道：

“求求你了，我不要再看了。让我逃走吧，我……”

“真的要逃走吗？”Wendy 问她。

“求求你……”Irene 哭喊道。

Wendy 消失了。她环顾四周，发觉自己正身处一间破败的草棚，父亲睡在地上，周边还有几个人。他们似乎是逃出了城，在城外的农庄借宿——说是借宿也不大恰当，农庄的主人与仆从早就逃走了。Irene 悄悄站起来，带着警惕向外走去，见到了漆黑的夜空。

没有任何光亮的地面对赤脚很是考验：Irene 仅迈出两步，就跌倒在坑里，像是水一样的东西迸溅在脸上。鼻子嗅出些腥味，她才觉察到那是血，连忙手脚并用爬出坑去。

摸不清方向的 Irene，在黑暗中只看到火把的靠近；一群带着刀剑的人举着火把，冲进了草棚里，随后就见到晃动的火光与刀刃的反光，还有喊叫声传来。

“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呢。”

Irene 还没能看到棚内的景象，就被发现了所在。他们的火把在她眼前转了两转，拔出的刀就被领头的人压了下去。

“把她卖给城主吧，少女还是很值钱的。”他说。

麻绳就这样捆住了 Irene 的双手。他们把破布塞进 Irene 的嘴里，将她带回了城中，和几个同样悲惨的少女关押在石砌的几面墙之间。

在昏睡过去之前，Irene 终于确定，父亲已经被他们杀死。

城主的到来是第二天的事了；由身披甲冑的数人保护着、提着长刀出现在她们眼前的城主，随意地扫过她们的脸，就拿出一个袋子，交给将 Irene 抓来的那个头目。

袋子里的东西传出清脆的碰撞声，一定是银币。

城主手下的士兵走上前来，揪住她们的头发审视面容。Irene 皱了皱眉，旋即收获一个耳光，眼前变成星星点点。但城主对她像是很满意，叫停了这种虐待：

“把她送去浴池吧，她有别的用处。”

5

Irene 被送进浴池之前，并未察觉到自己身上有如此多的伤口。她看着在水中泡胀的红色与青色的痕迹，叹了口气。

“下次再见到这种景象，就向自己祈祷吧。”

她想起 Wendy 的话。祈祷是应当向神明做的事情，为何她要这么说呢？那时候 Wendy 的样子看起来也并不像常人——或许是神使吗？

Irene 站起身，拿起一旁的毛巾擦拭身体，接着穿上白色的长袍。城主要求她在正午时分结束沐浴，他们会押着她前往城外，在那里完成祭祀。

对自己成为祭品这件事，Irene 没有什么感受：她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最后失去生命也不过是结束痛苦。

她再次来到城主面前。

“太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”城主看着她，满意地点头。

他们走向阿达纳尔格向南的城门。城中的建筑已然毁去大半，居民的财物被洗劫一空。自北方攻来的敌军驻扎在城外，似乎是要整顿，准备下一次进攻；他们正是要在这个时候献祭，祈求神明的护佑。

Irene 被铁链拴住的双手有些痛，在士兵的牵引下赤脚踩到石子也是常有的事，难免喊叫出声，然后刀鞘就会打在她身上，再度将她向前拉扯，引起更强烈的痛觉。

她只能咬紧嘴唇，以鼻息压抑叫喊的冲动。好在献祭的地点已经到达，她被推上祭坛——说是祭坛真是太优雅了，在这破败的神庙之中，只有碎石和土砾堆起的塔状物——终于在那里跪了下来。

疼痛就此移到膝盖处。她闭上眼睛，等待着那一刀。

“向和平的女神起誓，”是城主的声音，“我等在此献上纯洁的羔羊。以天空之神西埃洛的注视作见证，以大地之神缇艾勒的基石筑成契约，向 Irene 祈求护佑的祝福。愿羔羊的鲜血流过基石，使祢的旨意降于我等手中，使敌人的头颅掉落，使剑刃的锋芒展现祢的力量。”

好荒谬，Irene 想。她回忆起这里原本是 Irene 的神庙，在阿达纳尔格的数年和平中被荒废；享乐的愿望替代了和平的共识，城中的人们花去高昂的代价，修筑了酒神的神庙。

她听到刀从刀鞘中拔出，却没感受到刺痛；温暖的风吹过她的身边，似乎有人站在她的前面。Irene 睁开眼睛。

是 Wendy。刀刃穿过她的心脏，停在 Irene 身前。这场景似曾相识，却又有些许不同：那时候被刀刺中的是更年轻的少女，她在临死前还说了些什么，Irene 却想不起来。

Wendy 倒了下去，Irene 急忙去看她的情况。

“我没事的，”Wendy 像是在安慰她，“只是有点累。现在你想起什么了吗？”

我应当想起什么吗？Irene 感受到了头痛和晕眩。她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河，河水泛着淡淡的光，无数的魂灵排着队向前走去，等待着登上渡船。

Irene 是跟随自己的信徒而来。那位被人用刀扎进心脏的少女，灵魂就在那队列里，Irene 希望能带她回到人世，要去握住她的手，却抓不到。

“为什么要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呢？”

她回过头去，看到了母神的面容。

“为什么她要经历这些呢？我赶到的时候，她的身体都凉了，” Irene 很愤怒地说着，“明明我的职责是只有她期盼的事情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能这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呢？”

母神笑了起来，“那个女孩是救不回来的。那么，现在你想要实现什么呢？”

Irene 抬起头来，止住眼泪，“那么，就请降下神罚吧。”

“可是你也要付出代价的。”母神提醒她。

“我知道的。现在，让我如愿吧。”

Irene 说道。她看着母神，在心里猜测自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母神握住她的手，换上一副安慰的口吻：

“你怎么站在这里呢？丰收的庆典就要开始了，你的父亲仍在阿达纳尔格等待你的归家。”

Irene 点了点头，随后向阿达纳尔格迈出了脚步。

6

找回记忆，和恢复神识是同时的事。Irene 从 Wendy 的心口拔出那把刀，砍断了锁链，又将刀指向押解自己来到此地的那几个人。

该怎么做呢？要谅解凡人可怜的心吗？她的眼前又出现 Yeri 的脸了——她曾经唯一的信徒的脸。只是因为力量微小，就能牺牲更可怜的人作为祭品吗？她看向 Wendy，试图在对方的脸上寻找到答案。

Wendy 错开视线，“不要看我。爱是我的本能，一定会给出和你不同的回答的。”

Irene 又转向早已跪倒在地的人。她沉思良久，最终将刀扔回地上。

“那么你们向我证明吧，”她说，“你们祈求的心。现在拿起刀冲向仇敌，还有可胜之机。”

那几人连滚带爬地离开破败的神庙。

Wendy 已经坐起身，两位神明并肩坐在碎石砾做成的祭坛上，望着高悬的太阳。

“我有问题问你，” Irene 率先开口，“你的迷宫是真的存在吗？”

Wendy 托着脸回答，“真的存在。”

“那神呢？神也会得到祝福吗？” Irene 又问。

Wendy 踌躇了一会儿，才解释起来：“我的祝福只是仪式罢了。在迷宫里做出前进或后退的选择，或是在某个时刻改变道路，都是走进进去的人做出的决定；当他们相遇之时，我的出现也只是告诉他们这些选择已经促成了某些结果。并不是我的祝福能决定什么，还是他们的选择更重要。”

她又补充说，“我没有祝福过神明。”

Irene 很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

“如果我现在走进去，能和你相遇吗？”

Wendy 摇摇头，“不会。我不会像当初那样走进去了……但是，如果你所想的和我一样……”

Irene 牵起她的手，与她十指相扣。

“何必祈求永远相爱的祝福呢，” Wendy 说下去，“我就是永恒的爱，现在你拥有我了。”

-FIN-